

痴情少女

陈修飞中短篇小说集
漓江出版社



痴情少女 情少女

修飞中短篇小说集

(桂)新登字03号

痴情少女

陈修飞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875 插页2 字数191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册

ISBN 7—5407—1311—9/I·896

定价: 6.00元

目 录

边境之路·····	(1)
冷 汗·····	(9)
喧闹的米机房·····	(19)
偷鱼者·····	(25)
春天, 田野泥泞·····	(37)
胡立栋吃茶·····	(43)
宿 处·····	(47)
扔掉陈旧的座垫·····	(53)
昂起头的拖拉机·····	(59)
刘万柱·····	(66)
眼泪像露珠一样闪光·····	(72)
荒诞时期的一个恋爱故事·····	(89)
啊, 那一副削瘦的肩膀·····	(100)
微服出巡·····	(114)
痴情少女·····	(133)
无非是吵一场·····	(158)
玩木偶的姑娘·····	(174)
新路老路·····	(226)
后 记·····	(279)

边 境 之 路

火车还没到站，车厢里就乱了起来。

好些准备下车的人，怕自己的行李衣包取不及，被别人占了便宜，就事先从座位上站起，鞋子也不脱，便踩在刚才还是那么须臾不离的软皮座位上，到头顶的行李架取行李。

高如虹也有衣包在架上。他看不惯这种不讲公德的行为。那清洁的软皮垫上印着的一个个肮脏的鞋迹，使他看着恶心又痛心：“这该后上车的旅客倒霉，只好用自己的裤子去当抹布了。”他并不是为了做榜样，只是出于良心，主动把鞋子脱下，用穿着袜子的脚，踩在座位上，把衣包取下来。他觉得这样才心安些。

列车缓缓靠了站。他把取下的行李提在手上，就打算走。

“慢着！”一直坐在他旁边的唐林挡住他，意思是让别人先走。这个人，事事过分小心，而且要求别人每事必服从他，现在不让先走，大概是想走在后面，可以少遇到一些麻烦事。这是又一次对他下的指示。高如虹一路上对他听从惯了，委曲求全嘛，何必去跟他争高低？因此，他把伸出的

脚，又缩回来。

下车的旅客，一个个从他们面前过去。他们两人最后离开车厢，来到站台。

外面的雪下得正紧。……

用铁栅栏围着的出站口就在前面。门前竟没有人看守。唐林笑了，对高如虹咂咂嘴，点点头。自己则像条狡猾的泥鳅，侧着身，一眨眼溜到了栏杆外面。

高如虹仍老实巴交地呆在原地没动。唐林在栅栏外急得直跺脚，又是使眼色又是招手，叫他快点出来。高如虹好像没看见。唐林急了，重又冲进去，一把抓住他，像老鹰逮小鸡似的，把他拉到了外面，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：

“你这蠢虫，站在里面不晓得出来呀？”

“我想找站务员补张票。”

“咳，人家没找你要，那是求之不得。还傻乎乎的自己找上去补呀！”

“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。”

“过去你是国家干部，现在你算什么？”

“现在？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！”唐林左右望了一眼，不想在这儿多停留，把他带到离出站口远一点的行包房前面。两人蹲下来。唐林把刚才带出站的衣物，打点成两个衣包，中间用手绢拴在一起，然后提起朝高如虹肩上一摆，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说：“你扛着吧！”

两个包一前一后，像马鞍一样，横在高如虹肩上。唐林则空着手，大摇大摆地在前面走起来。

列车上的生活，是够艰苦的，仆仆风尘，留下数不清的

污秽。不连贯的睡眠，未能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。一汪清水，也许可以重新恢复那头脑的清醒和外貌的整洁吧！

车站旁边有一间专为旅客设置的“盥洗室”，唐林先进去，高如虹随后跟着。两人把衣包放下，打开水龙头。水并不冷，还有点暖意。高如虹感到奇怪，是外面的气温过于低了，才使这不到零度的水，有了温暖的感觉吗？

他见唐林贪婪地将脑袋整个伸到水龙头底下，也就学他样伸去，让自来水兜头盖脑地淋下来，一阵清凉感浸遍全身，特别舒畅。擦洗完后，唐林先离开。水还在哗哗流着……

“老唐，水管没关！”高如虹提醒他。

“管他呢，流点水算什么，他们有的是钱！”

高如虹没弄清唐林说的“他们”是谁？是指这个车站，还是指我们整个国家。眼看着水在面前哗哗流失而不去关，他感到不过意，水钱固然是别人出，但这也是自然资源的流失啊！因此，不管唐林用什么眼光望着他，他仍走了过去，把龙头旋上了。

外面雪下得正紧，像是扯落了满天飞絮，只觉得眼花缭乱。雪落在马路上，转眼就厚厚一片，如同铺上一块洁白的绒地毯，脚踩上去发出吱吱喳喳的响声，像踩在剥过花生壳上一样……

“老唐，我们该去啦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到你亲戚家呀？你原先说的。”

“亲戚家？啊，啊，是的是的！”

两人走出盥洗室，来到街上。这是一座北方的边境城

市，再过几公里就是国境线。当地人好像也不喜欢这冬日黄昏的严寒，都把头深深埋在衣领里，吐出的雾气在领前凝成一层白霜，不断用保暖效果极好的大头皮鞋，踢着路旁成堆的积雪，不时咕哝几句抱怨天气的话。

路旁有间百货商店。他们走过去。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，用手掀开，一阵热浪扑面而来。里面宽阔得很。室内温度和室外相差之大，使高如虹感到惊异。

这商店也像他家乡一样，两行柜台中间，设着供旅客休息的板凳。唐林像在寻找什么，他要高如虹在凳上坐着等，自己则朝里面柜台走去。

高如虹总感到心神不定。提不起半点逛商店的兴致。他关心的是今晚的落脚点，而落脚点的决定权又全在唐林身上。可他进去那么久了，还没见出来，该去找找了。

他循着唐林进去的路线，找了好几处，最后，才发现他在钟表柜前，拿着一条有指北针的手表带在问价钱。售货员指着标价说五元八角，他变得异乎寻常地慷慨。接过来就付钱，好像怕人家不卖给他似的。一反他这些天来，买任何东西都表现出的吝啬和锱铢必较的作风。买到表带后，他情绪也高了，话也多了，像是得到什么宝物一样。

走出门后，他略为看了看天色，又指着马路对面一家饭馆说：“还早，吃顿饭吧！”

“不去了吧！”高如虹又不情愿了。他知道，两人吃，钱又非他付不可。离开家乡时，他虽然带了千多元在身上，但沿途的花销，已用去一半以上。唐林这种人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表面上非常豪放，吃得干脆，用得也痛快，却从来自己不掏钱。吃完后，眉毛一扬，

“小高，结帐！”

高如虹尽管心疼钱，但从顾全两人关系出发，每回还是把帐付了。现在，听说又要进饭馆，他便没法阻扰了。

“最后一次，庆祝胜利到达，不要犹豫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嘛！”他又一次摆出那豪爽和潇洒的姿态，挽着高如虹的臂膀，把他拉进了饭馆。

两人走到楼上一个靠窗的位置坐好。高如虹尽量从节约出发，点了两个较便宜的菜，买了一瓶低度白酒。刚拿来，菜还没上桌，唐林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，咕咕咕一口气喝去半瓶。

高如虹没有陪他喝。低着头只顾用筷子挑面条。到了这北国边疆，就不像自己的家乡，大米变得异常珍贵。他已经记不起来，上一顿米饭，是在什么地方吃的。他一边吃着面条，一边想起自己那秀丽的江南鱼米乡。这些年，虽然受到各种干扰，但几顿大米饭，还是有得吃的。而现在呢，多出十倍的粮票，恐怕也休想吃到家乡那喷香的“珍珠白”。想到这里，心头便涌上一阵伤感，连面条的滋味，也变得苦涩起来……

唐林完全不理睬高如虹的情绪，只顾举杯独饮。在夹菜的间隙中，还轻声哼起一支三十年代流行的小曲：“……喝完了这杯，请进点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？……”

窗外逐渐灰暗起来，田野里闪着最后一道冰雪余光。高如虹看看表，才下午四点半，他感到惊讶，这里的黑夜，竟比南方提前了两个小时。他看看唐林，似醉非醉的样子，斜倚在窗前座椅上，没有半点想走的意思，心里又焦急起来。

但又怕得罪他，就坐过去，轻轻对着他的耳朵说：“老唐，该走啦！”

“嗯——”

“再不走，天要黑啦！”

“天黑了更好嘛！”

“不好。头次去人家里，到得迟不礼貌！”

“去人家里！去谁家？”他突然睁开两只发红的眼睛，故作不解地问。

“你亲戚家，你自己说的。怎么忘啦？”

“啊啊啊！”他瞥了周围一眼，看看没人注意了，才转身凑到高如虹耳边说：“告诉你吧，我先前跟你说的都是假的，我根本没有亲戚在这儿。我邀你来，是想借助你一份力量，两人一起过那边去。”他用手指了指窗外那被苍茫暮色所笼罩的北方。

“什么，你你你……你想过境？”

“嘘——”他用食指点着下唇，示意说话轻点，他那样精明，根本不像喝醉了的样子。“国内不行了，我的事发了，呆不住了，只好到那边去找出路。要想法子过去，舍死拼命，也要过去。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晚上在大森林中迷路用的。你看。”他掏出刚才在商店买的带指北针的手表晃了晃。

“你、你、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”

“早告诉你，你就不会来了。”

“你怎么单单选中我呢？”

“你有文化，又懂点那边的语言，我需要你。而且，你在单位也是那样的不受器重，那么多人在排挤你、歧视你、打击你，我想你也一定恨他们，不愿同他们在一起，想出

去！”

“不、不、不！”高如虹涨红着脸摇着头。

“不什么，你不想同意吗？现在，你跟我一样，非走这条路不可，其他的路都堵死了，你看。”他从身边抽出一张电报底稿：“我已经向单位拍了电报，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，说明我们将要过去，永远不再回来。还臭骂了他们一通。这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作战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如果失败了呢，那就只有粉身碎骨，万劫难复了！”

高如虹打了一个寒噤，内心里感到冷飕飕的，像是突然被引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，洞门已经关上，前面是万丈深渊和悬崖。

啊！怎么会这样？！当初跟他来，是因为他说他一个很有势力的亲戚在这儿工作，可以想办法接受调来，他就可以离开那个人际关系复杂，周围是嫉妒和排挤眼光的地方。换一个单位，并不是换一个国家呀，而现在，他竟真要带他出来，另到一个国家去安家就业了。不是光明正大地去，而是偷渡！这怎么办？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唐林仔细望着他的脸，揣摩着他的情绪变化：“我劝你服从我的安排，跟我走同一条路算了。如不同意，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。怎么样？现在，你先去把帐结了吧！”

“好，我结，我结。”高如虹慢声应着，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，朝楼下的结帐处走去。从楼上到楼下也不过几十公尺，这段路却这样漫长啊！他悔恨和懊丧到了极点，简直无法可想。再回去已经不行，千里迢迢，谈何容易，唐林绝不会放过他。那么，跟他一起去呢，更加不行。那是铤而走险，

孤注一掷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

就算过去了吧，到那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，去过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，寄人篱下，颠沛流离，提心吊胆，摇尾乞怜，他更是不能容忍。

他想：目前我虽然在单位不受重视，但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中，总还能够找到我用武的地方，个别人对我的打击和排斥，并不代表整个国家。我从小热爱我的祖国，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这里有我熟悉的朋友和亲人，我怎么能够像唐林那样，抛弃自己的祖国，去寻求一种为所有正直人士所不耻的、请求国外庇护的生活！……祖国就是我的母亲，不管她现在怎样的不理解我，只要我始终依偎在她怀里，我总会用我的汗水、眼泪和体温，使她感动，使她重新认识和接受我。因为，我终究是她的儿子，她终究是我的母亲，哪有因为儿子对母亲部分的不满，便终于离去的道理？！

结帐的时候，他简直心不在焉，望着窗外那仍在飘着的雪花，想了好些办法，都感到行不通。最后，他看到了桌上的电话机，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明朗起来，赶紧拿起桌上的号码簿，找到一个重要号码，然后，拨通了电话机，轻轻问：

“喂，你是公安局吗？”

冷 汗

晚上九点半钟，他正泡在电视机前。

只有坐在电视机旁边，他才感觉到心里平和、坦荡，忘怀了那喧嚣的白天，繁琐的事务，揪心的人事纠纷。电视带来的另一个天地是多么好啊！跟着荧屏一起喜怒哀乐，一起去千里万里外旅游。转瞬间回复到古色古香的古代王朝，转瞬间又到了宇宙间的虚无缥缈太空中。忘怀呀忘怀，想不到忘怀竟也是一种幸福。

外面谁来了？剥剥剥的敲门声，使他一下子从仙境的享受里，拉回到凡夫俗子的地面上来。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，也太不知趣了，这么晚啦，还来打扰！谁也应该有个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嘛！

他望了望门，没有起身，想尽快又回到电视里去。但敲门声在继续。那剥剥的声音，就像门外那人在他耳边乞求、抱怨、抗议……

他没办法了，环顾了一下四周。老婆不在家。平常外面来客都是她去接待，由她开门，衡量该见不该见。如对方是不该见的陌生人，她立刻就会答说“不在家里”把对方打发走。

而现在，他只好自己献出正身去……

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慢条斯理地走到门边，慢条斯理地把门打开。进来的竟是教育局的谢云局长。

“啊，老谢，是你呀！”他心里没有半点因迟开门而产生的歉意，口里却说着冠冕堂皇的道歉话：“对不起，我以为是哪个淘气鬼在外面逗我哩。你喝茶吗？”他脸向桌上放热水瓶的地方摆摆，脚却在原地没动。

谢云知道他不轻易给人倒茶，就顺口推迟说：“不喝不喝，晚上我一般都不喝茶。”一屁股在他对面沙发上坐下来。

电视还继续开着。他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眼睛盯着屏幕，脸上尽量带着不得罪人的微笑：“你来这里，有什么贵干？”

“黄县长，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要不了几分钟，说完就走。”

“那好，你讲吧。”他眼睛仍盯着屏幕，只把头 and 耳略向谢云坐的方向斜过去，表明他虽然眼睛在看电视，耳朵却照样能接受外来的讯号。

谢云同他多次交道，知道他是这么个德性，就也不计较，把椅子向他移近些，开始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最近，我们教育局出面，跟省师范大学谈妥，请他们为我们培训一批本科生……”

“什么，培训大学本科生？”他像是被什么虫子蜇了一下，立刻将电视机音量拧小，脸也开始转向谢云方向：“师大同意了吗？”

“已经同意了。由我们县里拨给他们十万元教育基金，

他们给我们十个指标。”

“嗯嗯嗯！一万元一个！”他叭一声把电视机关掉了，转过椅子，面对着谢云：“这个事怎么先没听到讲起？”

“今天来就是向您汇报的。您是主管教育这条线的副县长，特来征求您的同意。”

“我？”他又把椅子转过去，“叭”一声重打开电视机，在轻微的音乐声中，他不无愤懑地说：“你们是要钱待批才来找我，如果不用批，你们会管我黄某的门朝哪里开？！”

谢云忙陪着笑说：“黄县长，您别误会，我们这次已商量过，不管要不要批钱，都会到您这儿来的，因为我家老大和你家老大，都是去年高考落榜的，我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谁不希望自己子女能够上大学。”

“你提到我老大呀？”黄永和又“叭”一声把电视机关上：“这倒是我一个心病，我当然希望他成才，但他没上分数线进不了大学门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黄县长，这回您就放心了，我们几个局领导议了一下，决定这十个指标中，给您老大一个。”

“我？我不敢占那个便宜！”

“也不怕嘛，反正这个事由我们局领导定，只是看您同意不同意。”

“我？考虑考虑！”

“现在不是考虑，是同意不同意。如果同意呢，明天上午到局里来，在批复报告上签个字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明天到你们局里来看看吧！”他始终没有讲出同意这两个字。谢云并不期望他讲，他知道他们这些搞政

治的，想要什么东西，不管怎么想得发昏，也不会直截了当讲出来，只要他们有一个拐弯抹角的暗示，就可以照着去办了。他现在答应来，就是一个已经同意了表示，那还要等什么呢。他于是屁股一拍，站起来说：“明早我在局里等您哟，只是别让群众知道了。”

“群众？不怕！”

他高高兴兴地把谢云送出了门。

教育局跟县政府不在一条街上，房子也没有县府新建的六层大楼那样巍峨壮观，就只有三层，五十年代还算高级，现在一比，就显得寒伧了。次日清晨，他背着两手，像是漫步街头观赏风景的旅游者一样，一边左顾右盼，一边朝县城另一头的教育局走去。

街两旁全是摊贩，把货物摆在门板搭成的货架上或是胶轮改装的售货车上大声叫卖，使这晨雾未散尽的县城的早晨，充满着喧闹和繁荣景象。这里全是个体户的天下。他看他们一个个神采飞扬的样子，便知道大都混得不错，赚到不少票子了。他想起前几天在一个家电门市部里，看到一个卖蔬菜的农民，站在电冰箱前头，在数钱付款，拾元钞一掏就是几大扎，他心里曾嫉妒得很：老子干了几十年国家干部，现在一套像样的转角沙发都还没买起，壁角还摆着十二吋黑白电视机，他们却进入电冰箱时代了。难怪有人说，如今是“摆个小摊，抵个县长”，“十年寒窗苦，不如个体户”。但他今天却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情：不怕你们日进百元千元，总抵不过老子一支笔，马上签几个字，就可以让落榜的儿子去大学读书了，看起来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。他嘴角上浮起一丝笑意，把每次经过这里时都要产生的那种莫名

其妙的嫉妒心理一扫而光。

教育局在街的末尾，两扇大门敞开。他刚跨进门口，就看到里面黑压压围着一大堆人，叽叽喳喳在大声吵闹，像春夜池子里蝈蝈闹塘一样。

他们在争吵什么？他留神看了看，见大家都红着脸，顿着脚，吐着唾沫，衣袖捋捋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十分难扯清的恼人事儿。他们的谢云局长呢，怎么吵到门口了，还不出来制止？是不是这事儿制止不了，麻烦透顶？如果是这样，自己一插进去，他们更会缠着闹，陷在里面，脱不了身，那时，不说签谢云的那个文件没工夫，还怕会闹得三天两夜睡不好觉哩！

他决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于是，一个旋转舞步，又从大门里抽脚出来，朝原路回去了。

但他个子长得太高大了，足有一米八三，当运动员倒是难得的优势，从政却不一定能占到便宜。他不论在哪里一晃荡，都招人注意。偏偏教育局的房间设计，是前后一直线，站在门口，可直望到里面，从里间屋当然也就可以一眼看清门外来的是谁人了。

教育局的胖子科员许大祥，站在吵架人群的最外围，外也有外的好处，这个目标首先被他发现，他立即将指头放进嘴里，吹个唢呐：“看，黄永和来了，快！”

他一声招呼，不等别人动脚，立即来了个田径百米赛。他人胖，走路却快，像电影里摩托车追汽车一样，一个冲刺就追上了黄永和，两脚叉开，堵到了他前面，把手一伸说：

“黄县长，你怎么来了又走哇？莫走啊，我们正找你哩！”